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一百十五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運河水

二洪古稱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舊各有閘

徐州洪一

呂梁洪二近方革其一

而莫知建置之由志稱正統間叅將湯

節因洪水淺急數壞舟建議於洪上流築堰逼水盡

歸月河徐州洪則於南口呂梁洪則於上下二口各

建閘積水以行舟蓋正統戊辰黃河從河南滎澤孫家渡南徙二洪僅受閘河之水迺從河南懷慶之武陟導沁水下入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以濟二洪水猶淺澀故節議建閘爾

志不悉言其故

迄今天旱水澀即築

欄河壩逼水入內洪猶建閘遺法也今梁靖之流已

甚微

冬則蠲流春夏雖仍通流然深不過數尺河底高於南河丈有五尺

夏口近衝之

溜水勢甚盛而蕭縣城南之口亦阻山甚狹通塞靡

常

甲午春二洪幾不通舟

然則建閘之法不可不預講也如月

河各以石砌堅而修閘以俟冬春水涸即築壩從閘
永久之利也但二洪役夫藉險以為利非果斷以必
行之不可得也有云二洪之後皆可開月河以建閘

者

蓋上下口及中連建三四閘節水
啓閉水盛則由洪水涸則由閘

二洪之險失矣

但山脈皆堅石所費良不貲爾然二洪之役夫歲餘
二萬緡如出數歲之費以鑿之萬世之利也

以上言
徐呂二

洪淮自荆山而下即受黃河從渦河一支之水至清
河則全受河水矣議者云黃河泛濫中土蓋海口近

年漲沙下壅上溢致然已議濬海口矣初亦甚奇之
及觀於淮海而始知其妄蓋淮陰之地甚卑而徐呂
之洪甚高信然則淮陰當陸沉而徐呂為安流矣審
察之乃河淮入海之處北口實有漲沙而南口更衝
廣爾言淮海淮清江浦頻年外河黃水漫入輒淤濬治
無已運舟每為阻滯詢之父老有云自板閘而下相
度地形中道別開一支河河口亦建閘各高其隄防
淤則濬其一而開其一以行舟可免停泊矣淮揚諸

湖每遇暴漲風浪觸隄則隄壞舟行遇之則損溺近
范光湖議於隄外開支河行舟以避前患用心仁矣
議者謂不獨范光凡諸湖之廣而水勢盛者皆可為
支河蓋隄外之地本下取土為隄不數尺即可通舟
費亦無多治水者歲歲圖之久則效矣余深有望焉
但支河至湖塘岸須多留隙地密栽深柳每濬河淤
泥即以培之塘岸永固矣諸湖更多開滾水石壩壩
底平鋪巨石而酌其淺深俾湖水淺不致阻漲不致

衝岸壩下則開深渠以通瀕海魚鹽之利民田亦免
漫沒之害矣儀真河口舊無閘近方建閘謂俟潮入
則閉閘以積水俾舟可達壩下似矣然五壩之舟舉
由一閘以入已多擠塞每江上風起運舟一時不能
猝入閘內衝撞飄損其害甚大權其輕重閘固可廢
也

言淮揚諸湖

南旺湖志稱縈迴百五十里漕渠貫其中

則東西兩岸之湖皆為南旺甚明蓋宋司空導汶水
自東北流至湖中而後分流南北則湖析而為三矣

近年惟以西岸為南旺湖而東岸界分之二湖悉泯其名迹居民指其北為馬踏坡湖南為蜀山坡湖率皆侵占耕稼其上余疑而歷詢之久乃得弘治中韓通政鼎所鑄南旺圖說碑在今安平鎮顯惠廟中明甚蓋西岸為南旺西湖東岸二湖為南旺東湖二湖之下方為馬踏蜀山坡湖而馬踏之下為伍莊坡湖蜀山之下為馬場坡湖也但諸湖通連中無限隔爾審其形勢凡與西湖盡處相對者即為東湖其下方為別湖也

韓碑宜移置南旺分司以免殘燬南旺西湖減水閘
十有八舊稱汶水伏秋盛漲則開閘引水以入湖冬
春則閉閘蓄水以防旱謂之水櫃余甲午夏承乏治
水時久旱河皆淺涸及詢南旺則西岸環湖三面之
堤盡圯矣水不能瀦迺委屬役夫修治之週凡五十
一里餘復詣減水閘之淤廢者及秋雖旱水亦頗積
但湖中地形窪下止可從舊忙生閘下出廣運閘口
濟魚臺以下運河爾無仍濟南旺運河之理蓋水既

從此以入湖又安能從此以出邪議者不察謂運河
淤高故湖水不能出殆未審地形高下之宜也今南
旺二閘如故濬河與閘底平止矣安有淤高邪惟南
旺分水湖口地勢猶高如仍倣宋司空引河就下之
遺意導汶直至今南旺西湖中之最窪下處南則從
忙生閘舊河出廣運閘口或出永通閘口北則從舊
河直出安山閘口以避此南旺二百餘里之淺澀固
運道無疆之利也且皆舊河先年凡水漲即從此行

舟故道近雖淤廢不過修治及移南旺數閘而已如以改創為難姑修復以為南旺一月河未為不可也

西河堤修復外仍有見存堤一十餘里臨河堤六十里四面共百二十餘里若連二東湖則百五十里矣

汶水大發開河不能容北則注於南旺東湖及馬踏坡伍莊坡三湖南亦注於南旺東湖及蜀山坡馬場坡三湖而伍莊坡馬場坡二湖為尤深廣水勢就下故爾今若以南旺東湖蜀山坡之下各地形稍高水勢稍淺之處橫築高厚土堤中留滾水石壩俾各蓄

水各開減水小閘以通運河旱則出之以濟力省而利大矣蓋東岸諸湖地形本高水可以出非若南旺西湖也若馬踏坡上下水勢通連未可驟議耳安山湖昔稱縈迴百餘里而不詳其界至弘治十三年韓通政鼎始踏四界東至馬家湖西至舊東湖南至安山北至運河其十里鋪在湖中界自鋪至安山湖廣十五里四圍東自馬家口西至戴家廟長二十二里六分自戴家廟北至壽張集長二十四里三分自壽

張集東至趙家莊長二十四里七分自趙家莊南至
馬家口長八里八分週圍共八十里四分置立界牌
栽植柳株用心勤矣但積水通湖二閘底高河水非
甚漲不能入四圍多侵占而湖之下口無閘水不能
出嘉靖六年間治水者不攷其故止於湖中新築堤
週迴僅十餘里號為水櫃湖之廣益狹矣以漸復之
可也馬場坡湖與運河相通

舊有堤湖水
風浪衝壞

運河水稍

盈即洩入湖而湖廣幾二十里運河安得免淺涸邪

十四年冬委屬役夫為築堤六十里內外各植柳以

護之

湖甚廣風浪甚巨近堤則多植蒲葦堤根堤項內外各遍植柳可也楊水部旦邵水部元吉協

力成

更置減水五閘運河之水易盈湖之水蓄洩有

備矣昭陽湖舊甚廣南口建二閘啓閉出金溝口以濟沽頭諸閘嘉靖七年黃河衝決東堤入昭陽湖淤漫漸高二閘已沒入泥底不復見湖亦狹而金溝口之流亦微濬河則淤深費廣惟湖上流北口通雞鳴臺小河如下口因黃河已淤高仰之地更築橫堤以

益之過湖水由雞鳴臺入運則自此以至沽頭七十里皆可濟矣蓋因其勢而利導之爾十四年夏秋已濬雞鳴臺口出水入運但下口堤猶未修築高厚當培益之更將湖東新河隔絕之泉關築壩悉引以

入湖則水積而利益大矣

以上言閘河諸湖

運道以徐充閘

河為喉襟閘河以諸泉為本源泉源修廢運道之通塞繫焉可不重邪泉志紀載詳矣惜未能紀泉所出及測其穴數大小形狀以故官夫疏濬率多虛文未

可考矣至有堙沒莫知所在者且泉源四時微盛各

殊

大率冬春微夏秋盛早微

渠流深廣亦不一必四時遍測而

後可驗迺各紀其方向

在州縣東南西北或四隅

遠近

去州縣治若干里

保社

某里分

村莊

某村莊東西南北若干步

所出

或山谷或平地或津泉

穴數

若干穴眼

大小形狀

如盤如盂如酒鍾如雞子如栗栗如錢之類

備測泉口成

渠之深廣尺寸

自泉流若干步成渠深廣若干

入汶運之里至遠近

流幾里合某泉或入汶或入運

沿途之渠道堤防罔不詳備

有無衝決坍塌

淤塞溢引

司泉者若有所稽有未盡復者嗣而求之備載

於志可免堙沒矣近傳黃河入運山東諸泉悉皆堙
廢蓋遠地未始經歷之訛傳也閘河自徐達衛七百
里黃河正德己巳方決沛縣飛雲橋所濟自沛至徐
百餘里爾嘉靖九年十年間漸北出孟陽泊泥河口
出穀亭口所濟自魚臺至徐二百餘里爾餘猶全資
汶泉也如盡堙漕運不遂廢邪泥於近小而忘其遠
且大者可乎惟魚臺滕縣而下泉源渠道為黃水淤
漫近雖疏治而或猶未盡其利爾嗣而濬之復其舊

矣齊魯之地多泉近於東平州詢訪即得新泉五第
民間病於開渠占地之勞費匿不肯言爾凡久旱地
潤之處其下必泉司泉者能懸以厚賞而遍求之雖
尺寸之水有益運道矣漢李尋解光言陰氣盛則水
為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歷試之信然

以上言
諸泉

問水
集

明世宗嘉靖十五年五月己未總理河道副都御史李
如圭條治河五事一任才能以舉泉政漕河全賴泉水

頃年泉源淤塞以致泉流微細宜專設兗州府同知一員管理一置閘座以均水利漕河一帶閘座隨時增改者多此盈彼涸往往稱淺宜仍舊便此後必相度得宜乃聽改作一砌閘壩以垂永久漕河閘壩類皆土築善崩宜採石修砌一治湖陂以裨運道山東漕河固資泉流而昭陽南旺蜀山馬場五丈安山等湖陂俱受水所可為運河之濟但年久不治委之無用甚至湮沒為害或被人侵佔宜積令退出官為修治一嚴稽考以革奸

弊河道銀兩先年散貯各衙門遂致那借侵欺無從查
考宜令所司專聽河道支用從之 六月丙午致仕右

都御史盛應期卒應期吳江縣人弘治癸丑進士授主
事歷今官致仕卒應期有膽智遇事敢為所至有績效
而殊不理於口留城新河之濬實漕道永利應期創議
而撓於浮言功無成而敗蓋首事之難如此 九月壬

午戶部等衙門會議漕運事宜一議將管理通州郎中
移剌楊村等處地方每年當仲春秋杪之際嚴督各該

夫老人等遇有淤淺即酌量工力疏濬候運船到灣仍詣通惠河提調其臨清迤南自東昌以至南旺等閘應添設主事專管開河等閘督令各該官夫如法啟閉詔如議行 閏十二月壬子朔總督漕運周金言淮安清河口抵瓜儀四百餘里乃運道咽喉其座閘止藉白馬范光高郵邵伯諸湖津派皆無源之水往黃河北徙或由沛縣飛雲橋或由穀亭鎮流入漕渠是以沽頭諸閘頗得其濟自嘉靖六年後河流益南一支入渦河直下

長淮一支仍由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一支由趙皮寨
出宿遷小河口各入清河口匯由新莊閘入裏河水退
沙存日就淤塞訪諸故老皆言河自汴來本渾而渦淮
泗清新莊閘正當二水之口河淮既合昔之為沛縣害
者今移淮安矣興工挑濬公私勞費動以萬計臣甚慮
之竊計新莊口南諸閘一遇水發必須築壩及貢使與
勢官經過旋復掘放恐非長計請於新莊閘更置一渠
約長五丈立閘三層重加防護水發即三板齊下貼席

封固雖有滲漏勢亦微細而挑濬不難仍戒管河屬官毋得營求別差擅離職業下工部議可從之

明世宗實

錄

戴鰲字時化鄞縣人嘉靖乙未進士丁酉授工部主事治徐州洪洪故有二道外洪大石獸踞小者戟列時時破舟殺人而內洪則紆迴滯澀沙石壅關不可以舟又堤岸善崩齧而窪者大半公至則殫力經畫琢其巉巖碎其砢磧直其掩曲決其壅塞以堤以路

延袤二里許舳舻上下如履平地而數十年之害一
旦夷之督漕大司農約菴周公稱之

張時徹撰戴公

墓志

明世宗嘉靖十七年二月乙卯山東巡撫胡瓚宗奏青
登萊三府舊有元時新河一道南北距海三百餘里原
設閘座故跡猶存惟馬家橋中多頑石乃元人疏鑿未
竟者今已募夫鑿通尚有停口窩淺隘淤塞乞動支官
帑開浚永為民利從之 丁卯覆巡撫順天都御史黨

以平奏薊州運河自殷留莊大口至舊倉店淤淺一百
十六里請發椿草銀六百四十兩糧米五萬石及時疏
濬詔可 七月丙子修濬地丘店丁家道口河工完賞
總理河道都御史于湛巡撫河南都御史易瓚巡按御
史王鎬各銀幣有差按察司副使張綸等各陞俸一級

明世宗實錄

嘉靖十七年漕運都御史周金奏修寶應一帶堤岸
時工部郎中涂棣畢鸞揚州知府朱懷幹通判涂相

淮安府同知陳昉協贊成工

南河全考 懷幹字守正號雪峰歸安人嘉靖

壬辰進士歷知
思南府有能聲

明世宗嘉靖十九年九月壬寅運糧千戶李顯疏築運
河三事其一謂揚州南自儀真北抵淮安俱藉寶應范
光湖諸水接濟乃湖南北相去三百里廣百二十餘里
卒有暴風漂蕩不測議於范光湖堤迤東開築月河以
免水患其一謂北自淮安南至瓜儀水勢上下相去丈
許惟賴瓜儀二壩關防先年壩決水衝河道淤淺宜令

瓜洲陳家灣儀真新城地方并揚子橋及揚州東關各
增一閘若瓜洲壩衝決則下陳家灣閘儀真壩衝決則
下新城閘如二閘閉水不及則下揚子橋閘再不及則
下東水關閘以留水利其一謂儀真下接揚子橋大江
商舶輻輳河道壅塞糧運阻悞成化年間嘗令將新城
通江舊河疏浚寬廣亦置一壩河道疏通官民稱便後
廢不修今宜仍前修浚以裨漕政上命工部議行

明世

宗實錄

萬表字民望定遠人襲世職歷漕運叅將至南京中
軍都督僉書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竝阻議者謂
黃河改流公著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洸汶沂泗諸
泉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潰沙灣
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
東至徐入漕必疏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合至正
德六年黃始盛來漫漫衝決方黃河來衝時清河狹
淺水涸易盈沿河設淺鋪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

舊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
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
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防原備河衝入為漕害
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
疏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為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
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六
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
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

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為費不貲以
彼棄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
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衝決非常誰
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以衛輝置
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
達陽武歷七十里輸於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
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為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
第折中海船於遠番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

有沙船淮安有海雕船嘗由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
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催直量
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為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
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槩斛若輕齎之羨以還
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股削四出
人不聊生公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
計矣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詳具國史漕運
志中且極陳本末通融為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

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為漸減歲漕之地尤根

本至論識者疑之

焦太史澹園集

明世宗嘉靖二十年四月甲戌總督漕運左都御史周金奏黃河支流淤塞徐呂二洪水淺并鎮江等處河道阻滯請及時挑浚以濟糧運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郭持平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魏有本各奏黃河遷徙大勢自睢州野雞岡至亳州入淮其由孫繼口并考城縣至丁家道口虞城入徐呂二洪者十分之二此運道所

關非特河南一省之責即今沙淤四十餘里疏濬之費
動計鉅萬乞發山東南北直隸樁草夫役銀兩數萬於
睢州貯庫協濟工部議覆從之已而戶科給事中劉繪
奏黃河大勢南徙其支派細微以致徐呂二洪涸淺有
妨運道乞嚴責河道官疏浚丁家道口等處及汶濟諸
泉工科左給事中沈良才奏山東泰安州等處計一百
七十六泉舊設管泉主事并同知等官邇者視為泛常
以致泉源微細乞行撫按及管泉主事督率人役極力

浚導兵科給事中張翼翔奏黃河南入渦河經亳州逼近陵寢乞浚孫繼口等處以濟漕河並築隄防以止黃河南下工部覆議上曰徐呂二洪阻淺非尋常挑浚所能通濟即行漕運河道都御史及撫按督率各官盡心議處以聞 五月丁亥工科都給事中韓威等劾奏總理河道都御史郭持平等修河半載尚未成功給事中林庭學復奏持平已報睢州野雞岡孫繼口挑濬新河工完徐呂二洪糧運無阻而漕運都御史周金等又稱

桃源宿遷等處淺澀徐呂水不盈尺歲運艱難各相背戾上乃降持平等俸因命兵部右侍郎王以旂往督理以旂遂條陳河道事宜疏下工部覆議一管河官止令專理河道不得別遣効勞著績者不問崇卑一體旌擢一河道貯庫及樁草銀兩并本部事例戶部無礙官銀俱聽隨宜支用一各項船隻停泊已久一遇河通勢必兢先宜申明條約先儘運船及進鮮黃船發行餘皆不許攙越把總等官無得遲延帶貨一國初漕河惟導徂

徠諸泉及汶泗諸水至景泰弘治年間黃河始自至於時督理大臣如徐有貞白昂劉大夏猶極力排塞不資以濟運也以其勢猛水濁來則衝決去則淤塞且遷徙不常害多利少耳今幸黃河南徙諸閘復舊其野雞岡新開河道宜浚山東諸泉入之以濟徐呂二洪沛縣南仍築長堤聚水如閘河制務在有司利漕運而已又今之議者有謂引沁水自武陟而東至曹州向濟寧出永通閘入運河者有謂引漕舟由江淮入黃河達於陽武

陸運百里入衛河直達天津通州者又謂海運固難中間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時嘗有治閘直達安東北悉由內洋而行路捷且無險者此皆今日所當多方講求擇便而從事者也上曰海運迂遠難行不必妄議生擾決浚山東諸泉乃今日要務其如議行湖

廣布政司右叅議方遠宜請開海運上曰運河一時淺阻已命官往治海運有旨勿得妄議方遠宜多言亂謀

姑勿究

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二月辛酉總督漕運都御史王
杲總理河道都御史郭持平奏睢州野雞岡原有支河
通徐呂二洪以資運道近因黃河衝野雞岡流渦河經
亳泗大勢南徙於是孫繼口遂淤徐呂二洪水微而泗
州祖陵鳳陽白塔壽春等王墳水遂歸焉乞築野雞岡
口挑濬孫繼口扈運口李景高口三河使水勢東行由
蕭碭自徐州入運河以濟二洪庶運道有利陵寢無虞
又邳州桃源河廣流遠多淺塞處乞循依古法築壩撈

沙水流中漕可無壅滯疏下工部覆如其言詔差工部
郎中郭應奎及欽天監官會同撫按官查議勘報 九
月庚午督理河道都御史王以旂疏陳四事一漕河仰
給山東諸泉貴以時疏浚近已會同各官清查舊泉一
百七十八處復開新泉三十一處俱入河濟運但恐一
失疏濬尋即湮塞主事一員勢難遍歷乞分隸各地方
守巡兵備等官兼理其事一徐呂二洪為運道咽喉山
石險峻非水深數尺莫能行舟聞舊曾置閘束水乞於

境山鎮二洪下各建石閘旁留月河以洩暴水沙坊等
淺由河廣漫流更宜築四木壩武家溝小河口石城是
頭灣諸淺預置方船以備撈浚一漕河兩岸原有南旺
安山馬場昭陽四湖名為水櫃所以匯諸泉濟漕河也
被豪強占種蓄水不多而昭陽一湖淤成高地大非國
初設湖初意乞委官清查添置閘壩斗門培築堤岸多
開溝渠浚深河底以復四櫃一黃河南徙舊口俱塞惟
孫繼口獨存導河出徐州小浮橋下徐呂二洪此濟運

道之大者近已俱工挑浚但黃河變遷無常難保不復淤塞乞於本口多開一溝及時疏濬庶上流有所受下流有所洩而二洪常得接濟矣疏入工部覆議當從但以管泉責之有司事體不一仍令各部官司之惟於總督河道官加工部侍郎銜以便督責上依擬仍詔管河官委任嚴切遵行永久不許始勤終怠以隳前功 癸酉督理河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以旂奉命回京辭免兼官許之

明世宗實錄

王以旂以左副都御史佐院事辛丑陞兵部右侍郎
是歲徐呂洪竭漕舟滯不行淮安濟寧兩院以聞臺
諫諸臣合詞言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一員督治於
是公受命兼右僉都御史以行至則先求故道視泉
脈循經流塞分殺自徐洪南抵沽頭增置閘若干座
又相地形引水暫築土壩若干座河流時匯漕舸皆
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間故有四水櫃置湖中勢豪
侵没多獻德邸藉其牽制放水灌田成沃壤官因循

而不問民隱忍而諱言為弊頗久乃公廉實謂四水
櫃復庶蓄洩有地河濫則懸河以入湖河濫則懸湖
以入河足備緩急遂任怨力復之至今賴焉事竣上

嘉悅之加俸一級癸卯陞右都御史掌南院

謝少南
撰宮保

兵部尚書襄敏王公行狀
以新
字士招江寧人正德辛未進士

行水金鑑卷一百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一百十六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運河水

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十月辛卯工部管河郎中歐陽烈奏木欒店河口及各堤岸衝決乞加補塞衛河自臨清抵直沽止有三減水閘乞於德州以北增修減水石壩一座仍於沿河築攔水月堤以護河岸并將天津等

衛軍補淺夫審編正副逐堤編巡修補工部議覆從之
明世宗實錄

都御史于湛題名記畧云或謂海運由浙西不旬日
可達都下較之河運費省而功倍丘文莊衍義補言
之詳矣近年言者亦多厭河運之勞而欲舉文莊之
策子顧極言河運之利而欲侈諸臣之功示諸久遠
何也曰海運之法作俑於秦效尤於元祖宗已棄之
策三代以前未聞也文莊計漂溺之米而不計漂溺

之人故以海運為便不知米漂而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管卒之官能獨免乎考之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即如文莊言每舟載米千石用卒二十人則歲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此勝國之所忍於民人也奈何今日亦忍於民人哉河運之費費於人所謂人亡人得損上益下者王者以天下為家

又奚惜哉

河防權 蒼叢云公治河山東全河備考云嘉靖十六年任二十四年復任則是兩

任總河矣題名記不知作於何年其意念仁矣潘公摘其語以示後人見海運之害若必思有以佐河運之窮莫若萬表言自淮入渦河至祥符銅瓦廂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此策勝於海運多矣萬表說在前卷

于湛字瑩中金壇人正德辛未進士歷右都御史巡撫陝西會黃河徙運道艱阻遷總督河道鑿野雞河九十餘里以達運河乞終養服除起戶部右侍郎撫治鄖陽卒賜祭葬祀鄉賢

江南通志

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七月辛未戶兵二部議覆巡倉

御史阮鶚疏陳漕運事宜一天津以北河道宜令管河
郎中每年三月親詣淺所疏濬一天津一帶河道宜分
屬巡倉御史管理一河西務起至石土二壩宜刻立水
則淺深其起剝多寡可坐而定議入從之

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己未工科右給事中李
用敬奏開膠萊新河其畧謂過者河道湮塞深妨國計
聞之膠萊之間有新河一道在海運舊道之西乃元人
欲開通以避海濤島嶼之險而未成者先是山東巡海

副使王獻憫登萊之民土瘠人稀生理不足皆由舟楫不通嘗按元遺跡鑿馬壕石底以通淮安商賈建新河等閘八座以蓄洩水患導張魯白現諸湖以濟水道見今淮安之船由淮河直底麻灣即新河之南口也由海倉直底天津即新河之北口也自南口以至北口僅三百三十餘里各有潮水深入中有九穴湖大沽河諸流可引其淤塞未通宜量加浚者一百五里宜深加浚者三十餘里元人用工以開其二今之用工當任其一此

皆彰明可見者乞選才望官一二員會同撫按官亟為修舉疏入工部覆行所在撫按詳議具奏報可

明世宗

實錄

是年大水衛河決工部員外郎周思兼督衆築塞之

北河續記

連鑛字伯金永年人嘉靖丙戌進士辛亥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總理河道是歲澍雨運堤衝潰阻後幫四千七百餘艘公自濟趨邳極力疏通至十一

月而悉就下流矣上疏曰北河張秋濟寧地高而水
易涸患在春月故啓泉門以濟之南河自徐州小浮
橋引蒲河以濟運而清淮一帶橫流浩蕩犯之尤難
必春夏未盛之前可循也運早過淮則南河免泛濫
之憂北河當順利之勢識者皆以為確論因請造運
船補軍夫先時徵兌早督過淮挑浚新莊等閘以為
來春運地壬子上命以原職總督漕運兼撫治鳳陽
等處是歲五月運即過淮矣六月雨決新安房村復

阻後幫二千餘艘公往來二地之間至十月而運事
亦竣因請疏治房村淤塞及浚黃河下流使循故道
公始至淮實漲水殘傷之後蕭徐邳宿匪為巨川百
姓轉死劫掠者不可勝數公奏蠲夏稅秋糧發粟振
饑使民應募河工水落田出則示有司給牛種勸樹
畜而淮徐之間稍休息矣去之日疾作於途卒於家
郭鑾作連公神道碑

陳茂禮字履卿慈谿人嘉靖庚戌進士授工部主事

壬子河決徐邳漕運阻塞言官議開膠萊新河通南北海道天子下其議時當道方憂徐邳幸海運或可必行大司空請以茂禮往視可否茂禮歷膠萊觀南北所謂海道者上議曰石礦既難開鑿而絕無他泉可引通舟必須穿引海水非掘地十餘丈不可且航海必須更造海船而海寇方出沒諸利害有難逆覩至於工鉅之難成又其小者於是議寢省大司農金錢以億萬計

兩浙名賢錄

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二月甲戌南京兵科給事中賀
涇條陳治河事宜一酌挑濬之法以濟新運謂徐州以
上河道淤塞宜借撥驛遞夫役及山東河南淮揚羨餘
銀兩以助河工一開新河之利以備非常謂自膠州由
新河以達滄州僅百七十里中間不通者惟分水嶺十
五里耳宜疏鑿新河以省漕運之費工部請下所司勘
處報可 十二月辛丑漕河工完詔陞總理河道右副
都御史曾鈞為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視職如故

仍令禮部祭告河神

明世宗實錄

是年七月河趨東北段家口則分六股為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皆由運河至徐入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散五小股為龍溝母河梁樓溝胡店溝亦從小浮橋入洪

續文獻通

考

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三月丁巳議開膠萊新河遣雲南道監察御史何廷鈺賫敕視之五月戊午巡按山

西御史宋儀望請疏桑乾河通宣大糧餉言桑乾河發源於金龍池下甕城驛古定橋會衆水東入盧溝橋一千餘里在大同則卜村稍有亂石在宣府則黑龍灣有石崖頗險其險與亂石不越四五十里水淺處亦深二三尺誠疏鑿之為力甚易當時撫臣侯鉞嘗駕小舟至懷來過卜村踰黑龍灣坦行無虞又自懷來載米三十石逆水而上竟達古定橋則河足便漕有明徵矣時朝廷新行挖運之法山谷崎嶇率三十石而致一石部臣

謀所以易之未得其便及儀望疏下兵部任其可行且稱都御史趙錦嘗使人從桑乾河水行千里直抵大同城下若稍加疏鑿不惟通漕且因可以捍虜詔會工部計之工部謂遠河重役請俟詳勘舉行遂報罷 六月壬申詔復設管河郎中一員於江南既而罷之初漕運侍郎鄭曉奏糧船過淮愆期皆坐鎮江以南內河淤阻之故乞特遣一部臣督師有司疏通河道章下工部議以為便從之吏部因言江南舊有水利郎中一員兼管

鎮江運道後因權輕不便鈐轄乃以其事專責之巡撫
今復設部官他日又將以為不便矣上曰管河郎中既
有前旨裁革罷勿遣其經理河道事宜仍責成巡撫如
故七月丙午以久雨通惠河水溢命有司修築閘壩
堤岸明世宗實錄 宋儀望請開桑乾時司馬鼎豹言
河成便漕兼制敵騎司空歐陽必進言道遠役重
遂報罷兩人意
見之不同如此

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二月癸酉朔罷開膠萊河議先
是御史何廷鈺請疏濬新河詔遣廷鈺往會山東撫按

官勘報至是言膠萊新河一帶係元人已開故道特因馬家壩南北長四里內有石岡難鑿而止前海道副使王獻曾鳩工聚財焚以烈火鑿通此濠隨於分水嶺南北河道併力挑濬設立閘座八處工已十之三四尋以本官遷去工竟未就即今此濠舊迹猶存特兩岸沙土日久頽下遂致淤塞挑濬亦不甚難至於分水嶺地本高阜故白河之水至此分流然度其地勢終不甚峻今在南者為積沙所淤水惟北流若加開濬深廣中間雖

有碕礪灘諸石亦是人力可施司道諸臣稱舊估二百七十餘萬恐必有增減其委官通判羅士賢等所估亦稱一百六十萬兩臣雖心計不足竊欲估如士賢所擬數三分之歲給一分年終總挈工費幾何而次歲固可定矣其通海一節則中間地勢既高若必使兩潮兩接須濬深及八九丈恐海濱之地鑿下數尺水泉溢出人無所置足勢必難成而所費真不下數百萬矣計惟一意引河添設上下閘座疏理各處泉源隨宜因勢而為

之雖未免重費而視鑿通兩河猶為稍省第現河之流不雨即涸而白河其流亦微遇夏秋水泛則二河自合而沙恒多其膠河無沙視現白河源亦稍盛顧又在分嶺以北不達於南張魯河雖無源而中有泉亦必從東都泊之地引之計二十餘里然後可通沽河水勢大而沙尤多若於吳家口閘之下因小派而引之可以濟南行之水但恐沙隨水走河益深淤蓋新河原係人力所開南北俱潮水所入之地惟其勢不甚峻故水泛不甚

衝決而水因潮逆則沙雖隨水泛而流亦因水緩而停
必須歲歲挑浚而後可此司道諸臣所慮泉源不足者
臣意於疏理之時廣加尋引而於王副使所設八閘如
陳村楊圈已損壞者興而葺之其餘完存者添而修之
及膠河等處之口亦添設小閘大約共計大小十三四
座所增既密啟閉以時自足濟用若猶慮水微閘小不
足恃則如委官築壩之說亦可潴蓄不洩諸臣乃復慮
山水驟發衝激之虞及出入河海船隻搬剥慮患計費

至此可謂纖悉無遺矣至於南北兩海臣備查博訪知之頗悉在北者無風可以篙行南自淮安海口由雲梯關至馬家濠風便不過三四日之程中有鶯遊山可以灣避又沿海崖一路係行鹽地方少加疏達而行尤為穩便且新河南北迂迴計二百四十餘里俱挑深廣為力固難然不計工費而為之則亦無不可成者其所難者如諸臣之慮所引泉源恐或未足歲加挑濬其費不窮兼之此時南北兵革未寧而近日災傷尤異常時工

役今且暫停此役一興雖假以三年之從容亦須每歲給以銀兩五十餘萬當此財力詘乏之時何從出辦又況開河建閘所費已百萬以上之財而三四次轉剥必湏多造船隻費益無所出東土窮荒公私俱竭此河若開又必循會通河設官編夫體例方可永久通行不無愈增虧損此則又當相時審力而處之者也乞下工部酌其行止焉得旨報罷丙子總督薊遼保定軍務都御史楊博疏請開密雲白河以濟糧運於楊莊地方築

塞新口使白河之故道疏通與海潮之水合而為一仍
於密雲城西修築泊岸以防城墉崩塌之患從之

明世

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淤新集趨段家口析為六支入
運河又由碭山趨郭貫樓析為五支出小浮橋會徐州

洪

明會典

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乙丑先是巡撫遼東都
御史侯汝諒以遼東大饑議開山東之登萊北直隸之

天津二海道轉粟入遼陽部臣以海道迂險行令覆勘
既而汝諒勘上天津入遼之路自海口發舟至右屯河
通堡不及二百里可達遼陽中間若曹泊店月沱桑陀
美女墳桃花島咸可灣泊各相去不過四五十里可免
風波盜賊之虞請動支該鎮賑濟銀五千兩造船二百
艘約每舟可容粟一百五十石委官督發至天津通河
等處招商販運仍令彼此覺察不許夾帶私貨下戶部
議覆據勘天津海道路近而事便當如議行第造船止

須一百艘令與彼中島船相兼載運其登萊海道姑勿輕議以啟後患從之

明世宗實錄

嘉靖中河道都御史王廷奏畧曰宋禮陳瑄經營漕河既已成績乃建議請設水櫃以濟漕渠在汶上曰南旺湖在東平曰安山湖在濟寧曰馬場湖在沛縣曰昭陽湖名為四水櫃水櫃即湖也非湖之外別有水櫃也漕河水漲則減水入湖水涸則放水入河各建閘壩以時啓閉故問刑條例一款凡故決盜決山

東南旺湖沛縣昭陽湖蜀山湖安山積水湖各隄岸
為首之人發附近衛所係軍調發邊衛各充軍此見
在條例可考仰測累朝嚴禁之意豈不知各湖可蠲
以與民以取征賦之人哉蓋以利有大於此慮有遠
於此者不可以小害大以近妨遠也昔人云事有煩
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者正今日湖地之謂耳臣近
巡歷泰安寧陽等處竊見漕河所資止泰山諸泉自
新泰萊蕪等縣經流汶上故曰汶河雖以河名而實

諸泉之委匯也然諸泉之水濬則流不濬則伏雨則
盛不雨則微故汶河至南旺分流南北則水勢益小
非有閘座以時蓄洩則其洶可立而待也每年春夏
之交天旱水涸而阿城七級之間如置水堂坳之上
舟膠而不可行非借安山等湖之水以濟絳挽即進
鮮船隻亦不能依限入京矣故宋禮諸臣議設水櫃
者誠有見於此耳計今一百六七年為國家久長
之利豈其微哉今四湖俱在而昭陽湖因先年黃河

水淤平漫如掌已議召佃而安山南旺二湖不知何時被人盜決盜種認納籽粒以致河乾水少民又於安山湖內復置小水櫃以免淹漫遂致運道枯澀漕輓不通嘉靖十二三等年加以黃河南徙兩洪水澀其時在朝諸臣講海運則迷失其故道修膠萊河又徒費而不成上厯皇上宵旰之憂敕遣兵部侍郎王以旂往視漕河并為經理以旂至此訪究弊源建議修復官湖築堤岸建水門開座以圖永久素嘗盜種

盜決之民盡行問遣驅逐不許佃種以啟弊端題奏
欽依施行迄今漕河無阻然自官湖議復後而東平
汶上之民垂涎湖地何嘗一日忘情哉今據各官開
報之數湖中水落露出高阜地土止四百四十三頃
非不可以召人佃種但成事不可破巨方不可開且
小民奸頑日甚惟欲利己罔知國法頃者議復官湖
已嘗懲創恬不知畏若再奉例召令佃種辦籽粒則
將一家開報數名占種不計頃畝遇水發入湖恐傷

禾稼必盡決堤防以滿其望是所名水櫃者將來為
一望禾黍之場耳而漕河何所賴哉今山東地方鄒
滕沂費泰安等州縣即東平汶上之間拋荒地土不
知幾千百萬頃即安山湖外荒地亦不知幾千百頃
而東平汶上之民必欲舍彼而就此者以民田納糧
養馬當差寧拋荒而不顧湖地止認納籽粒更無別
差期必種而後已况未必皆貧困之民也昔東平民
曾以安山湖地投獻德府隱占地畝莫能誰何後被

查出方歸於湖且安山湖舊稱延袤百里今止量七十三里以此推之寧望其辦納籽粒保全湖堤耶今

據郎中汪泓主事陳南金

嘉靖三十六年任並見山東全河備考

召納

過人數計算每畝照今例五分止得銀六百兩有奇若盡湖中高阜地止得二千二百兩有奇亦非有大利也今每年河漕轉輸四百萬石之外輸將於京師者又不知幾千百萬焉則其利孰多孰寡而京儲與邊餉孰重孰輕此不較而知也萬一湖水告竭漕河

失利臣恐所得不償所失而其為費又不知其幾往
年山東議開膠州河布政司即議費銀六十萬兩又
未必其能成也今之欲種湖地者乃倡為水入而不
能出之說臣近親歷各湖湖高於河殆六七尺春夏
水涸每借各湖之水以濟河漕況各湖原設水車各
三百五十輛若遇盛旱亦令車水以濟矣謂入而不
出乎臣又覽觀地勢詢訪民謠湖櫃之設不但漕河
有利而庶民亦有賴焉蓋泰山以西地漸窪下夏秋

水發俱奔注此中宋末嘉祥鉅野曹濮壽張之間遂成巨浸是以有梁山水泊之亂今東平去梁山不遠而水既入湖湖外皆納糧民田也若堤防稍廢則水將漫衍淹沒而嘉祥鉅野曹濮壽張之間又成巨浸矣是所利者止數百家而所害者將幾千百萬家及數州縣也事有召釁法有啓奸不尤可慮乎此就其害於下者言之耳若湖廢河乾漕運不通其所關係尤重且大又不可不深慮也

北河續記

山東水櫃原以蓄洩濟運遇有淤淺即當開浚深通復其舊界無如濱水之民貪利占佃庸吏槩令陞科水櫃盡變民田以致潦則水無所歸汎濫為災旱則水無所積運河龜拆大為公私之害不獨山東為然如淮北之射陽湖江南之開家湖皆水櫃也今盡行陞科蓄洩無繇官民交困為水官者有能知其所以然之故乎或曰然則陞科不可行歟曰陞科原上為朝廷增賦才吏之所為也而於濟運之處獨不可明

成化中杜謙以工部侍郎行河自通州抵淮揚相地
勢去淤塞復水櫃導泉源修閘壩河乃復舊比十五
字誠為治河司運者之要訣矣匪但水櫃即黃河淤
灘亦不可陞科昔高御史明曰河徙無常稅糧不改
平陸忽復巨浸常稅猶按舊額民何以堪旨哉言乎
或曰然則將聽其棄為汙萊歟曰此又不可不若仍
為官地責令汎官廣植榆柳蘆葦之類歲收其材以
為河工之料不亦利乎夫陞科之法斷不可行於兩

河之間其為利甚小而其為害甚大也 鄭元慶今水學

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壬辰大同巡撫李文進奏大同邊儲缺乏米價翔貴乞開桑乾河以通運道自大同縣古定橋至盧溝橋務里村水運五節計程七百二十七里陸運二節計程八十八里總該造船二百六十六隻置贏三百五十頭夫役一千三百四十餘人官十九員春秋二運可得米二萬五千餘石日久大通貿易寢

廣公私俱利又盧溝迤南達天津另造淺船運米百石者改小灘兌運由天津逕達盧溝橋務里村交兌尤為省便仍乞做通惠事例於務里村青白口等八處建公廨倉廩以備撥運堆積工部議覆本河不係長河泛溢則迅激難制乾涸則一葦不通又多山石阻礙每議輒止今撫臣既有成畫當令如議舉行如有窒碍亦當從實奏罷上從部議

明世宗實錄

徐九思貴溪人歷工部郎中治張秋河道漕河與鹽

河近而不相接漕水溢則泛濫為田患九思議築減水橋於沙灣俾二水相通漕河溢則有所洩以入海而不侵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於涸工成遂為永利

遷高州知府

明史稿

嘉靖四十三年高郵河堤議用石河道都御史陳堯謂石取道遠而河勢薄不至嚙多樹木隔以板茨土實之費率省半及萬厯中卒易以石費不貲於隄不足有無大半實用事者索余親見之如椿木估用杉

則以堤楊代之採石不及十一而賦民輸辦凡中戶
以下階砌及市廛石塊無得免者零星湊成不久即

潰湧幢小品

行水金鑑卷一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一百十七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運河水

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郭貫樓淤遂決華山出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北泛湖陵城孟陽泊至穀亭南溢於徐命官往治乃接六年所鑿故跡役夫浚之為南陽新河又疏舊河自留城至境山又堤馬家橋遏河流之出

飛雲橋者使盡歸秦溝魚沛橫流始絕唯茶城時有淺

阻
明會典

是年秋七月河盡北徙決沛之飛雲橋橫截逆流東
行踰漕入昭陽湖泛濫而東平地水丈餘散漫徐邳
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初漕渠左視昭
陽湖其地沮洳去河不數十里識者危之嘉靖初盛
應期督漕議鑿渠湖左以避河患朝廷從之鳩工未
半為異議所阻至是漕湮以吏部侍郎朱衡出督濬

鑿衡與僉都御史潘季馴尋應期所開故道以為運道之利無逾於此疏請鑿之開新河自南陽達留城百四十一里濬舊河自留城達境山五十三里役丁夫九萬餘八月而成而水始南趨秦溝

明紀事本末

是年總河朱衡奏畧臣初至沛縣乘舟徧歷黃水無處不漫獨南陽河口直抵留城一帶黃水少浸先年曾挑間類河形臣於彼時竊已在念猶冀水消工畢再行詳勘處理詎意運河漫水未消黃河又難分導

則於此地應亟勘理臣即與河道都御史孫慎漕運
都御史馬森山東巡撫戶部左侍郎霍冀河南巡撫
戶部右侍郎遲鳳翔又委郎中程道東主事李汶吳
善言王纘宗副使梁夢龍徐節張任胡湧叅政熊桴
僉事劉贊等前往南陽留城一帶相勘隨據道東等
呈稱遵依踏勘南陽開起至留城一帶新河計一百
四十一里八十八步先年曾挑間類河形須加創挑
方可成河隨委鄒縣知縣章時鸞濟寧衛指揮李肇

芳等即日帶領吏書及慣熟知地人等勘得工自南陽閘起至新莊橋六十里下自滿家橋起至留城四十里中段新莊橋至滿家橋四十里尚未成河合用人工挑挖方可通水又勘得三河口沙河一道每年山水大發應築壩堵塞為防水患東有薛河中有趕牛溝上有山東滕縣關橋諸泉發源水向西行出金溝今議於兩岸築壩二道引水入河接濟共算挑土三十四萬九百一十方該用夫六十八萬一千八百

二十工又勘得地形北高南下水易傾洩合於沙河
兩崖等處建閘六座修築兩崖堤岸及打壩補塞缺
口為照國家重務莫切於漕運妨運莫重於黃水黃
水之性湍激浩蕩難以禦治即或治之而工費不貲
况其變遷無常屢為運害如嘉靖六年決於沛縣十
三年決於魚臺縣皆旋挑旋淤迄無成績今歲黃水
復決徐沛汎溢運河淤連百里至今水尚未消工難
措手驚惕於中莫知為計蒙委徧歷踏勘看得此地

兩岸形高土俱堅實三十餘年黃水不侵雖今歲水
勢瀾漫亦未侵及况河路徑直挽輸更便成功以後
可保無虞實天留此以貽國家億萬年通漕之利者
也臣看得黃河上源既難分導水勢散漫不能施工
雖湖坡之水暫藉行舟然乾涸無常終不可恃來歲
糧運實切隱憂反覆思維計無所出所據勘議開通
新河以便轉漕委宜亟處臣即與河道都御史等前
往南陽留城一帶看得此處地遠黃水可免侵淤人

力堪施開挑成河不惟近可以濟來歲之運而又遠
可以垂無疆之休此實我皇上至德潛孚精誠昭格
天啟其機地顯其靈載觀人情僉謀允協臣願督率
羣工於此効力務期一勞永逸少申微臣體國之念
以仰答皇上知遇之恩

北河續記

舊河自南越沛縣上中下沽頭等閘處今淤平是年
黃河水異常郭貫樓淤平全河逆行汎濫自沙河至
徐州全河俱入北股至曹縣棠林集以下向北分二

股南一股遶沛縣戚山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北一股
遶豐縣華山向東北由三教堂出飛雲橋分十三股
或橫截或逆流汪洋入運河至湖陵城口散漫湖坡

達徐

南河全考

黃河泛徐州將溜溝以上運河淤凡一百六十餘丈
以下淤七十餘丈又自境山至茶城五里許小閘至
沛金溝口一十三里許俱淤其沛縣黃河赤徑衝魯
村淺西岸循謝家莊至上閘上淺仍東北衝由三教

灣一帶一十五里盡淤乃以朱衡為工部尚書往治河衡議開南陽口至留城一帶新河以備運道又開留城口至白洋淺一帶舊河以接新河費銀四萬有奇粟三萬有奇功猶未就言官劾奏衡等乃濬自南陽口至仲家口俱底績可行舟但三河口至夏村口二十餘里微淺澀是年六月黃河水發遂決長堤二百餘丈其所挑舊河與沽頭閘數里復淤百中橋至留城一帶新河堤又決百十餘丈及留城至白洋淺

運河仍淤言官復劾奏

通漕類編

章時鸞號孟泉青陽人嘉靖甲午舉於鄉知鄒縣時
河淤漕阻天子遣尚書朱公衡經理其事令沿河官
集議公首創開南陽新河用其策底績論功升兗州
同知仍管河務隆慶六年九月用給事中雒遵薦陞
河南按察司副使督築黃河南堤往來相視不避風
雨舟居經年遂中濕以病乞歸

陳順正撰章公墓志

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二月辛巳遣工科右給事中何

起鳴往勘河工時尚書朱衡定計開沂山一帶新河築堤於呂孟等湖以防隕決河道都御史潘季馴獨以為新河土淺泉湧勞費不貲不如濬留城故道由是與衡有隙衡持前疏益堅身自督工吏卒不用命者用重法繩之時浮議籍籍有謂衡違衆自用故興難成之役以要功者有謂衡擅用腰斬截髮之刑致死萬餘人者給事中鄭欽信之上疏言狀工部覆非常之功怨謗易起請遣官勘視問新河與舊河孰便然後議衡功罪報可

三月己未詔開新河工科右給事中何起鳴奉詔至
沛縣勘河工還上言舊河之難復有五黃河全徙必殺
上流如新集龐家屯趙家圈等處然以不貲之財而投
之於河流已棄之故道勢必不能一也自留城至沛莽
為巨浸無所施工二也橫亘數十餘里褰裳無路十萬
之衆何所棲身三也挑濬則淖陷築岸則無土且南塞
則北渰四也夏秋潰潦大降濬後難保不淤五也新河
內多舊堤高埠黃水難侵開鑿之費視舊河為省且可

遠將來潰決之患故尚書朱衡任其必可開開成運道
必利而議者見謂難成亦有三焉一以夏村迤北十六
七里地高恐難接水然地勢北高南低大約止深二丈
一照水平加深夫何患水淺一以三河口積沙深厚水
勢湍急不無滯阻然既建壩攔截或用石包砌每歲挑
淺如例夫何患沙壅一以馬家橋兩岸築堤五里微山
取土不便又水口投埽勢必不堅恐難經久然此亦在
委任得人培築高厚無必不可措力之理臣又觀居民

之情在新河者則稱新河可開在舊河者則執舊河可
復皆為市廛之私非為國家運道計也夫天下之事勢
窮則變變則通沛縣河患至此極矣往時舊河淤塞未
深都御史盛應期開新河垂成而廢至今惜之今黃水
異常伏漕無日尚可溺於人情安土而不為通變之謀
哉故臣斷以為開新河便宜如衡言開新河而不全棄
舊河宜如李馴言疏入下工部會廷臣議俱合上意乃
決詔勒限開新河仍不得藉口速成苟且完事 七月

戊午始通天津海運轉漕永平諸軍永平自庚戌邊患
後燕河石門二路所增主客兵餉歲計三十萬石有餘
而該郡土境歲收不給稍稍水旱水陸絕無商販全恃
它運前巡撫都御史溫景葵遂倡通漕之議會以疾去
詔繼任都御史耿隨朝勘奏及是勘上該郡有青灤二
河青河為工鉅不可開灤河自永平西門外經流一百
五十四里至紀各莊入海自紀各莊至天津衛四百二
十六里悉並岸行舟中間開洋僅一百二十里沿途有

建河糧河小沽大沽河流遇風可以引避宜於紀各莊
修建倉廩自天津漕粟於此卸因轉載小舟由灤河達
之永平永豐倉力半功倍可為左輔水利部覆報可自
是每歲通漕省國帑十二灤東諸邑漸稱饒阜云 九
月庚戌新河工成工科都給事中王元春以新河未通
劾奏總理河道工部尚書朱衡倖功欲速無為國計長
久意宜罷黜因請訪求元人海運故道初衡議開新河
自南陽至留城凡一百九十四里有奇八月間工垂成

矣祇餘十餘里未通值黃河暴漲堤岸有潰決者於是朝議紛紛謂新河必不可成元春及給事中何起鳴御史黃襄等咸請亟罷衡起鳴初主新河之議者至是亦自變其說疏俱下部覆而衡與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新河工告成言大幫運由境山進河過薛河至南陽出口隨處河水通滿堤岸坦平並無闕阻於是羣蹕寂然吏工二部乃覆諸臣疏謂河工既有成績衡宜留用令會同季馴悉心料理以圖永久從之十月己未詔濬

豐潤縣環香河轉運太平等寨軍餉從順天巡按御史
鮑承蔭奏也河濬自成化間設豐盈倉於該縣舟運粟
十萬餘石貯之以便東路官軍支給倉廩及所設官攢
具存乃河道埋廢舟楫不通久矣近歲薊鎮警報日棘
其太平寨一路主客兵餉俱赴薊州關領如喜峯三屯
等處遠者至四五百里公私俱稱不便承蔭乃查復舊
河運道仍於北徐莊張官屯鴉鴻橋設三閘以瀦水云

明世宗實錄

公念新渠在昭陽湖之東河即橫決得湖而止勢必
不來規以為渠宜無河患乃決策奏請有詔從尚書
畫公廬於河旁晝夜調度目不交睫手不停書六月
正午去蓋立堤上汗流被面或深夜風雨單車小舸
出入波濤衣帷濕裂又其時役夫多疾公親行其中
問疾施藥與同甘苦吏人戴其恩義有流涕者聚衆
十餘萬竟無他虞其明年丙寅功且就緒諸故河堤
市人以渠他徙賈販不通流言新渠不便上命都諫

何公起鳴往視還奏故渠難復者五詔如初議明年渠成萬艘流通頌聲大著上嘉其功賦詩四章志喜以示在直諸臣方議爵公而龍馭上升矣穆廟登極

晉太子少保加一品秩留經理漕河事宜又閱歲河

渠大備屬大司空缺召還掌部事

于慎行撰鎮山朱公行狀 衡字士

平萬安人嘉靖壬辰進士

明穆宗隆慶元年正月辛未吏科給事中何起鳴言按會典沿河開壩每三處設御史一員主僨運今宜復國

初之舊於南直隸浙江杭嘉湖添差御史一員給之敕書令其專理漕運其濟寧以南河道舊屬兩淮巡鹽御史帶管者并以委之鹽兌時則巡歷淮安以南水盛時則巡歷徐州以北此河道漕運可無攝而並舉者也戶部覆奏從之 四月丁未工部覆御史李惟觀奏言城河開壩工程宜定為規制三歲一舉用省積久浩大之費廣源青龍二閘相去密邇宜令閘官兼攝并太原派閘夫之一從之 五月己未河工成先是黃河決新集

龐家屯等處汎濫徐沛間故道沮洳不可復浚尚書朱
衡議從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及東南至留城凡一百四
十一里故都御史盛應期所鑿河形在焉又其地高阜
黃河即至昭陽湖不能復東乃鑿舊渠因深廣之引鮎
魚諸泉薛沙諸河注其中壩三河口疏舊河築馬家橋
堤遏河之出飛雲橋者使盡入秦溝自留城至赤龍潭
又五十三里凡為閘八減水閘二十為壩十有二為堤
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有奇石堤三十里已而鑿黃家

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甫導沙河入獨山湖凡為支
河八旱則資以濟漕潦則洩之昭陽湖由是運道遂通
癸亥總河尚書朱衡言河工告成宜分官督理黃河
上自曹縣直抵豐縣堤界新河自南陽起至宋家口可
屬之山東驛傳道自宋家口而南及黃河自豐縣堤界
而南可屬之徐州兵備道其預防黃河繕理新河事宜
皆聽計畫合用夫力黃河得調閘溜淺夫新河得調曹
單等縣堤夫互相協助其扣貯山東漕河徭夫工食及

河道銀兩有事許呈請支費諸管河官員悉聽二道委用又請於曹縣上下築縷水壩修埽臺以防秋水衝決之患其工費於兩淮工本銀及山東河南料價支給上皆從之 詔運船過臨清免其帶磚以漕軍重困也

甲子總理河道尚書朱衡條議新河應舉事宜一改移官夫議以舊河謝溝等八閘官夫改撥新河留城馬家橋滿家橋夏村宋家口楊莊西柳莊西馬家口八閘應役其沛縣宋家口北入山東界中宜割屬濟寧主事滕

縣西柳莊南入直隸界中宜割屬沽頭主事各提調充管以便約束一建設堤夫議以新河南自留城至佃戶屯北自南陽至新莊橋新築堤岸及三河口壩堰俱建鋪設夫防護修理即以舊河堤夫充役一查復淺夫議以三河口及留城以南至梁山皆有沙淺其淺夫除防守堤壩外俱應留用仍如南旺事例三年兩挑與南河徭夫并力開濬一改移驛遞議移沛縣泗亭驛遞運所於三河口山東河橋驛谷亭遞運所於南陽沛縣夫廩

於河口令豐蕭等縣協濟如故一分定職掌議自宋家口以南至白洋淺屬南河郎中督理自宋家口以北屬北河郎中督理各州縣掌印管河等官悉聽察舉其沽頭分司移建夏村徐州沛縣魚臺管河官移駐瀕河以便巡視一申明漕規議令徐淮臨德管倉主事嚴限催督運船查革私載遷延希圖寄囤等弊一蠲免稅糧議新河獨山等處水占地土免其租稅及南陽一帶積水之地立法潑水以濟運道上皆從之 癸未修理普濟

閘以河水衝溢也 六月乙酉新河鮎魚口等處山水
暴決漂沒運船數百隻人民溺死無筭 乙未修理河
西務馬營道口等處堤岸以水災衝決也 丙申叙治
河功加工部尚書朱衡太子少保仍陞俸一級陞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潘季馴為右副都御史禮科都給事中
何起鳴候四品京堂缺推用先後經理河道漕運都御
史馬森霍冀遲鳳翔張瀚孫慎冀練洪朝選孟養性先
後巡按御史尚德恒蘇朝宗韓君恩孫丕揚孫以仁李

文續管河郎中程道東員外郎游季勲主事陳楠李承
緒吳善言副使徐節原任參政熊桴副使梁夢龍胡湧
郎中李汶等主事唐練等各賚銀幣有差 丙午御史
劉翔奏北直隸武清縣等處山東汶上縣等處水災異
常壞漕河堤岸橋閘及民間廬舍田禾甚衆請下撫按
官查勘蠲賑章下所司 八月癸未朔工科左給事中
吳時來言臣屬者從漕河來睹記治河之事弊在議論
繁而要實未審也其甚者惟新河三難之說臣請得而

解之夫黃河運河故道難復無論已乃今新河以三難
稱者豈不以馬家橋易淺沙河易淤薛河易衝為患哉
臣以為此患在委耳源之不通委將安屬故治源者急
也夫新河與青原山至近也而東究以南費嶧鄒滕之
水注焉以一堤而捍羣流又當大山瀉下之勢與素號
潞水之區能保其不潰乎故疏濬分殺之謀宜豫也夏
村迤邐數十里地勢居高必導水於薛河非開支河引
薛河上流以分其派及三河口鮎魚泉諸地鑿口築堤

益以啟閉之間能免衝決淤塞之虞乎故蓄洩之計宜慎也願自今以河渠事命憲臣一人與藩臬之佐一人專之罷濟沾南旺部臣之分理者上然其言命尚書朱衡計處以聞 甲申南京工科給事中張應治等言近日三河口之決以新渠地高不能受汶泗滕薛諸水故一遇霖雨至於潰溢而工部尚書朱衡故多大言功不補患昔既棄彼三河而為大河波及之區今又穴此一溝而萃全兗合流之水咎有所歸宜加罰治得旨降衡

俸一級仍令悉心經理以圖後效 十月總河尚書朱
衡請於東邵開支河三道以洩河流又於東邵之上別
開支河歷東倉橋以達百中橋鑿牙裏浦諸處為渠使
水入赤山湖繇之以歸呂孟湖下景山而去至沙河水
築壩於支河之下令水繇此以出鮎魚泉而於泉之對
河開塘築堤以納其流而殺其勢因言楊莊南陽佃戶
屯留城諸閘或宜改建或宜修理俱必不可已之工而
有司多不得人如徐州守鄒臣督建為馬家橋閘旋就

傾圯宜重懲之上從其言下撫臣巡按御史按問且誠
治河官以實心幹理毋蹈前轍 己丑工科都給事中
馬成能言臣從新河所來相度南北地勢可慮者有三
一新河自南陽而下至鮎魚口與三河口地形俱高水
以平流積滯之故漫漫溢四野致奪樹藝之地又諸閘半
就淹沒而長堤崩潰未已此上流之患可慮者也一三
河匯萬流以西注既湍悍難制而其下達新河猶高屋
建瓴衝擊彌甚故泥沙填壅之區滂則懼衝旱則懼淺

此中流之患可慮者也一夏村以南諸閘水勢高下相懸幾及一丈啟閉之節蓄洩為難此下流之患可慮者也以上三患皆繇三河上下地既居高水復平行雖目前告成宜逆為未然之備上以其疏示尚書朱衡令熟計以聞

明穆宗實錄

按三河口在滕縣西南五十里以上源薛河沙河趕牛溝三處之水俱由此會故謂之三河口本年三河口復淤乃於薛河則築王家口壩旁裏溝等壩開支

河引水由呂孟湖出地浜溝於沙河則築皇輔等壩
開支河引水會趙溝等泉出滿家湖坡入南陽湖建
閘九座一名利建屬北河其珠梅以南八閘屬夏鎮
壩十三處又薛河口石壩一座南陽湖石堤三十餘
里減水閘一十四座

南河全考

明穆宗隆慶二年十月庚辰總河尚書朱衡奏言黃甫
東邵宋家口王家口至豸裏溝續挑支河四處皆係納
糧民地乞行履畝除豁或將昭陽湖官地及淤平舊渠

償之人夫量免雜差一年又近河州縣勞役三載如山東之濟寧滕嶧魚臺滋陽鄒平陰鉅野宜分派靜德等州閭布東平等州存留米一二年而南直隸之徐邳沛三州縣亦宜寬惜部覆從之 癸巳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蒙詔條議四事一河工既成請悉按民田受患者獨山以南自湖陵城至回回墓薛河新改支河自王家口至呂孟湖宜設法開導使水有所歸不重為民害其三河壩堰功緒初成當倍加葺濬預為久遠之謀一寶應

湖風濤叵測往往有沉覆之虞宜如高郵康濟河故事
別鑿一河以近隄民田為之使之計畝受值免其征稅
一高郵康濟河故有木匣涵洞相旱澇為啟閉之節今
歲久浸廢加之節年大水衝齧內外堤僅如一線宜及
其未敗以次經理一徐呂二洪相距二舍事務可以兼
攝宜罷徐州部使令呂梁分司總之且汰各閘官夫之
虛設者工部覆奏詔如議行已而工科都給事中孫枝
言比來江淮諸郡蕭然煩費不任興作即欲如詔議開

寶應越河以避險阻亦當俟國用少裕徐為之圖上是

之明穆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一百十七